

吴翼民 著

风流舞台



海峡文艺出版社

风流舞台

吴翼民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 新登字05号

风 流 舞 台

吴翼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10.375印张 2插页 216千字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0534—589—9

I·483

定价: 5.30元

热昏颠倒，乌七八糟，廿二岁的罗小白竟一门心思痴想三十八岁的朱莞芳的丰满的胸脯。

本来他压根不会动那邪念的，剧团里年轻标致的女人有的是，眼神儿一溜便能攫获一双状如孩提拳头般结实惹看的乳房。在练功房和更衣室更来得便当。练功得穿紧身衣，又时时处于动态，那物便如活泼泼的小鼠在你面前跳动；至于更衣室，娘们会毫无顾忌剥脱成只穿汗衫衬裤的模样，来个敞开供应，惹得轻佻的男子如营营的蜜蜂缭绕不去。

罗小白在这些场合反显出十分的拘谨，总采取退避三舍的策略。说不想看是假的，怕人非议却是真的，另外还有一种本能的羞辱感。因此他便远而避之，远远地欣赏。即便远赏仍保持着警惕，因为他发现有几个女的在起劲地展示乳峰的同时总是把目光四下猎巡，看有没有哪个男的中了她销魂的枪弹。倘遇上这样的女人，他会变得情致索然，甚而心生厌恶。

总而言之，罗小白对女人还没有切身的感受，他有时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吓，女人的胸脯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两堆肉而已。

然而，有一日，他终于浅浅领略了女人，而这领略恰恰

又是其胸脯。

排新戏，为感化失足青年的《母与子》。缘他生有几分稚气，个头又不高，便让安排担演了儿子的角色，后母一角则由朱莞芳扮演。

这是他头一回担演主角，又与剧团内响当当的名演员朱莞芳搭戏，真是诚惶诚恐得很。他由是在排练过程中十分认真，但也因此而拘谨，特别终场前投向母亲的怀抱这一段戏总是失败，他很苦恼，明明感情上升到颠峰，以至涕泗横流，但投向怀抱的刹那总是僵硬呆板。林导演启发诱导得唇焦口燥也无济于事，这使这位导演百思不得其解。岂只导演着急，与他搭戏的朱莞芳也着急得皱眉摇头搓手。

他急得想哭，直恨编剧先生何以要写上这一段，难呵，真是说不清道不明，他讳忌着朱莞芳丰满的胸脯啊！

应该说，平日里他也偷窥过她的胸脯的，曾怪异过她这么个年龄何以还保持着此等有模有样的胸脯？剧团里与她年龄相仿者有的是，不是太干瘪就是过于肥满。是不是造物主有意偏袒？答案兴许是这样的：她至今孑然一身，仍是黄花处女，未经男人无情的挤压和婴孩吮吸的折腾。不过这个答案不牢靠，娘们传言她早不是处女了，剧团外的男人有没有得过她的甜头不得而知，（娘们说，她之所以被选为政协委员和劳动模范必有隐情）剧团内的尤锦庭与她有私该是确凿无疑的，至于她的身子苗条胸脯丰满一靠练功带紧绑腰部，二靠粉扑充填胸脯，全是假的，没甚了不起。他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且不论朱莞芳是否处女，她的身材好看谁也否认不了，要不，电视台做广告为何屡屡请她而不聘他人？他明白

诋毁她的人心术不正，是吃“戏醋”所致，其典型如严如萍，最是多舌，可笑的是她自己有一回从胸罩里漏出了粉扑。当然，他偷窥朱莞芳的胸脯仅本能的举动而已，如同窥视任何女人的胸脯一样，不过满足瞬间的快感，岂有他哉？

这回可不是偷窥偷窥了，要直面而对，要呼地直扑前去，要实实在在触碰着它呀。他于是便胆怯、便害羞，便心惊肉跳。于是便导致了僵硬呆板而屡试屡砸。

“不，绝不能再次失败！”他在排练的小憩中一遍一遍给自己鼓劲壮胆：“只作迎前来的是两堆肉、两个馍馍、两个拳头……”——尽往无关紧要处排解比拟，似觉心胸坦荡，视野廓清，抱之而守一，神聚而胆壮。当着导演一声令下，他想起剧情中的前情后事，无限愧疚纷至，千种忏悔袭来，神经中枢响起信号，汨的泉眼涌动涟漪，喉窦哽噎出“妈妈——”一声呼唤，步履催动，——且慢，泪眼模糊中直楞楞凸现着她的双乳，富有弹性地抖动着，充满青春的诱惑、又凛然而如冷峻的山峰。他心中便同时涌出羞怕两脉泉流，交融着，把已经酝酿足的情感冲荡得七零八落，于是身子僵直而表情呆木，双目不敢正视，行步状如牵线傀儡，终于投到了她的怀抱，但架空着，与她手臂搭手臂，那模样真像相扑运动员在相持较量中。应该说，戏终究是戏，即便表演投入怀抱、抱头恸哭，也必是虚拟动作。在演员本身，确保持着一定距离。中国人与外国人毕竟两样，戏曲和影视及话剧又存差异，每每以虚拟代表实在，但这种虚拟给台下观众的观感又相当实在。可笑罗小白的动作真可谓虚拟之虚拟。

又砸了！

林导演像囚笼中的狼一样暴躁不安，在舞台外沿来回走动，一边喘粗气，站定，用力问：

“怎么搞的，感情怎么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突转？老是这样怎能把戏排好？算了，换B角上吧。”

导演说话是算数的，换B角就等于把罗小白废绺了。B角通常是预备演员，须A角有变故不能上台才赶排顶替上的。罗小白心里感到难受，生平头一趟担当主演，没待粉墨登台就让撤换下来，有可能就此注定了他终身龙套的命运。他眼中映出了真的泪花，点点头认了，他估计自己永远排不好这段戏了，只能认命。

这时朱莞芳向林导演求告道：

“老林，再耐性一点吧，让我单独启发启发他试试。”

“好吧，小白，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啦。”林导演拂袖离去。

于是朱莞芳就把罗小白引入后台的一间房间，把门锁上。这落锁的“咔嚓”声惊起了罗小白心跳的“咯噔”声，他不知朱莞芳将如何启发他，看她那诡秘的神色，说不定她已经揣摩知了他的内心深处。倘如此，教他的脸面往哪搁？他于是把神经的弦绷得紧紧的，同时还作好逃跑的准备，一旦涉及这个可耻的话题，他立即旋开锁，夺门就逃。

还好，朱莞芳没有把话题引向那方向，而是与他唠起了家常，极是随和，间或还穿插一个笑话故事，逗得彼此都笑。如是，他的神经松弛下来了，觉得挺开心，压根把排戏的事忘了。其实他哪知道这正是朱莞芳的“阴谋”，一个可

爱的“阴谋”。

朱莞芳又攒出了一个笑话：

“……早先剧团里的根寿伯闹过一个大笑话，他演曹操，下场后在后台院子里乘凉，天热得狠，他便把口面取下来挂在袍带上，不料临上场时忘了重新戴妥，一上台就闹了个全场炸，——吓，怎么曹操的胡须长到腰眼上去啦？……

罗小白大笑，朱莞芳也大笑，朱莞芳笑时还走动，一步一步走近罗小白，乘他笑兴未绝，忽一把把他拉过来，他全身肌肉放松着，力气全让笑吞噬了，一个踉跄扑跌进了她的怀抱。

这突然的变故令他惊惶失措，一下难以挣脱，也无力挣脱，脸颊恰触碰着她壮实丰满的胸脯，那充满活力的乳峰摩挲着他的鼻、唇，一股从未闻着的异香沁入他的心脾，他迅即调节好神思，不再惊慌，胆大壮，恨鼻翼太小，拼命呼吸，心里荡漾无限暖意，恍地觉得如在母亲的怀抱，却又不尽然，在母亲的怀抱光有慈爱，而眼下还有着一股莫可名状的快感，骚扰得他通体上下火辣辣难受。他偶抬头，一眼瞥见朱莞芳桃腮含春、杏眼著露，较任何时候都妩媚可爱，还清凌凌有一股仙气。但这可爱的神态只供他一瞥，也就是他这一瞥破坏了这神圣美好的境界，但见她如一朵放足的花朵突然闭合，收拢起千种风情，平静地说道：

“小白，到台上就这样，明白吗？”

说着，她一推，他顺势一退，二人分离开去了。真平静，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一样。

就这样，罗小白浅浅地领略了女人，自然他的戏也顺利

过关。然而，他也就此害起了莫名其妙的痴病。

他觉得自己真是幸福至极，戏天天都得演，那么他每天都有这一瞬间的幸福时刻。他认定这样的幸福是难以形容的，宜无比珍惜，细细体味。但唯其幸福至极，他又有了莫名的惆怅。他嫌这幸福过于短暂、一瞬即逝，不容人细细体味，这一瞬幸福过后余下绵绵的空虚，这空虚须待下一场戏中这一段戏来充实。这，已经够折磨人了，其实更折磨人的还不在此……

是演戏啊，不是排戏那样从容，舞台底下睽睽众目，舞台侧幕也闪映着几多阴阴的眼光。还有，同台演出的演员，其如扮演父亲的尤锦庭。这尤锦庭是个鬼精灵，总是凸着他玄虚莫测的眼睛窥测着整个世界，他有本事看透人的心事。偏他与他同台演出，在他扑向朱莞芳之时，他就站在他们的身旁，任何细微处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到处是网，他岂敢造次？另外，你能猜透朱莞芳的心思吗？倘你想入非非把她那次的诱导排戏真个认作生活中的勾诱那就自作多情要栽跟斗了，退一步说，就算她那次真是小小动了下春心，你能保证这“春意常在”么？头脑要清醒啊。不然，她不会拖延到三十八岁仍独守空房。还有，她一向以认真演戏著称，在舞台上能容忍他演戏外之戏么？

惆怅、灰心、泄气，然而又向往、珍惜。盼望这一瞬间的到来，又害怕这一瞬间的到来。

戏一幕一幕过，来了，来了，这时刻一分一秒在迫近。他浑身颤抖，心儿乱撞胸壁，腿软、呼吸急促，——乖乖，幸好这些都与剧情与人物感情相符。泪儿涌出来了，他一声哽

噫，呼唤着“妈妈——”，向她扑去。戏的感觉是捉准的，然则把另一种感觉掩埋了，他没有贴上她的胸脯，连呼吸也屏住，完事了，二人分离。他如梦乍醒而懊悔不迭。

也有这样的情形，他在投向她怀抱的刹那，戏的感觉淡化，而那一种感觉加浓了，他便有意识小小地触碰上她的胸脯。极轻微，连鸿爪雪痕也谈不上，自然更不敢用鼻息来轻轻抚摸。这算是稍稍解了些饥渴，即便如此，一颗心仍悬到了高处，他会担忧让台下的观众看到，让侧幕内的同行窥知，让同台演出的尤锦庭盯上，也让朱莞芳本人感觉到。于是戏终后便把头沉得低低的，赶忙卸妆，赶忙逃逸。这一夜必是睡不踏实了，既回味着那一瞬间小小的快感，又忧虑着自己这劣迹的败露。

侥幸，什么反响都没有。他遂又懊悔自己过于谨慎胆小，只敢小小地触碰一下，获得的快感极为有限，真是有负如此好的机缘。

留神着，下一回得有所进展，不仅要碰得地道些，还要深深地吸气。他盘算得心神俱醉，但临到头来反而越发拘谨胆怯，甚至连小小的触碰也不敢。这原因很复杂，除了环境限制，主要是他自身的心理因素。他有过类似的体验的，居处的小巷里有一个姑娘长得很俊，他挺喜欢看，先是候准她上下班的时间，装作与她在巷口小桥上不期而遇。渐次他便回避开她，越想见着她越是回避开她，真是怪得没命。当然，那姑娘至今于他还是个陌路人。而朱莞芳与那姑娘不同，他已对她有了浅浅的领略，他承认他是爱上她了，爱她的由头和初衷即是他不止一次亲昵过她成熟丰满的胸脯。

这一场爱的戏剧注定要演下去。

《母与子》这戏太有教育意义了，竟是连演不衰，工矿企业、机关团体乃至街道里弄都组织着来看。教育失足青少年是个社会大课题，全社会当然关心，于是文艺的功能又大放异彩。

剧团变得神圣了，团领导很识因势利导之法，接二连三开会，讲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的道理。颇见效，捋牌守更的少了，酗酒滋事的少了，讲男女秘闻的也少了，都显出了上进的样子，特别是演出的后台，没有了说笑打闹的形迹，一个个都精神饱满而端庄神圣，仿佛都苦心焦虑地伸出手来拯救戏中和戏外的失足青少年。那情景唯十几年前大演样板戏时可见。

罗小白焉能不感乎形而发于心？

他们心自省，自己真是太卑鄙下作了，在这样一个神圣的戏中最为圣洁的一节里竟藏有如此齷齪的东西，完全玷辱了这个好戏，更亵渎了千万观众美好的感情。他从领导的话音中辨出，极有可能他的这堆齷齪已经被人发现，不然为什么有如是口吻，——“我们得警惕，一边在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一边却堕落成失足青少年……”这话不针对他针对谁呢？掰掰手指，其他人没有堕落到他这田地，有谁老让女人胸前的圆圈圈住呢？有几个人确是贼眼灼灼看女人，看女人的胸脯，但他们到此为止，不过云云，转眼间办事一本正经目不斜视。唯有他，整日价让圈住不放，还付诸行动，可谓无耻之尤。

他想主动向领导坦白了，兴许领导是引而不发，正给他

创造一个坦白自新的机会，那么他应该识机而动。他于是鼓起了极大的勇气，但一俟走到团长办公室门首又逡巡不前了，他是想到了朱莞芳，他贸然坦白显然对朱莞芳不利。没准领导只掌握了某些迹象，而没抓牢实质性的东西，他这一坦白反而把底也兜了出来，他自己遭难是咎由自取，害苦了朱莞芳则是万不应该。人们会这样联想：“一只碗不响，两只碗叮当”，你罗小白敢于如此下作，必是取得了朱莞芳的默契。接着会自然而然追溯到排戏时朱莞芳对他的启发，由是会有一款勾引男青年的罪名栽到她的头上。她本来所处的地位就危乎险哉，高标见妒，“妇女皆曰可杀”，那么猝然跌倒而落井下石的惨局将不可逃脱。想到这一关节，他毅然迈步离开办公室门首。

万全之策还是自己偷偷儿地改邪归正。

他实践了，当那一时刻到来的时候，把自己的身心往圣水里用力浸过，一步一步向“母亲”扑去，相碰撞了，他伸出坚实的双臂把自己刹住，与她交臂成相持状，便避免了脸面埋进她的胸怀。

他自认做得成功，孰料台下蹿来一溜小小的唏嘘，情知不妙，抬头看朱莞芳的脸容，在戏的规定情感里隐含着不悦，再瞥一眼尤锦庭，他的脸上似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他想纠正，已经迟了，戏虽不比电影，但也得按时完成动作，——他必须和朱莞芳分离开来。

戏终场了，他赶忙逃离舞台去卸妆，逃到后台的一个角落里，用卸妆油和药棉擦脸上的油彩。他心里担惊着，担惊着领导和同事们的非议。人们不仅会责怪他艺术表演失常，

还会推想他之所以会有如此反常举动，实乃心中有鬼，那么他的卑劣下作就得到了有力的验证。有可能人们本来并未对他那行径引起足够的注意，现在反倒注意上了。世上事每每会来个弄巧成拙，这真是他料所未料的。

他慌乱地卸着妆，偶地听到不远处有人在轻声细语地对话，为林导演和朱莞芳，话题分明针对着他——

“是尤锦庭反映的，这一段戏小白演砸了，又犯了早先排戏时的老毛病。唉，怎么搞的？”林导演如是说。

“是这么回事，可能我也有责任，我表演大概过火些了，他舞台经验不足，承接不了而有些小小的失常。”朱莞芳作如是解释。

“哦，但愿如此，以后注意防止类似情况出现。”林导演通融了，不过还拖了条颇有威慑力的尾巴，“不然的话还是得考虑上B角的。”

罗小白听得这样的对话心中油然而生暖意，朱莞芳宁肯贬了自己而为他开脱，这哪能不令他感铭于心？不过，愈感铭，他愈心虚胆怯。人以真诚对他，他却以褻意回敬，而这褻意又是那么驱不散、撵不走的顽固。他以为自己是无论如何再演不好这段戏了，与其在台上出丑，孰若不演的好，且让B角上吧，免得整日价提心吊胆受煎熬。想到这一点上，他觉得一阵轻松，卸妆也利索干净得多了。

卸罢妆刚想回宿舍去。朱莞芳叫住了他：

“小白，走，上舞台磨戏去。”

他夺路欲行，朱莞芳抢前一步拦住了他，

“这样没志气！打算跑一辈子龙套？”

此话好重分量，一下把他夯成木桩一根。往事连翩而来，——四年前招考演员的考场上，作为考官之一的朱莞芳对着他们这帮子嘻皮笑脸的少男少女泼泼辣辣说：“我们剧团不招龙套演员，想进剧团混日子图轻松的请便。”她这么一说，气氛顿时肃然。他被招考上了，却是跑了四年龙套，与他同时进团的青年演员大小都演上了角色，唯他还跑着龙套，这回擢拔他担任主演，听说积极推荐与有力者即是朱莞芳。他有什么理由在已经到达的高度坠落下去呢？他于是顺从地随着朱莞芳向舞台走去。

夜已阑，剧场和舞台格外沉寂。彼此在道具凳上坐妥，并不马上练排，朱莞芳又和他侃了起来。他估计她很可能又以一个笑话糊住他，来个故伎复操，他便寻思应对之策。他忖度再像上趟一样在她的怀里作爱抚举动真是猪狗不如，避开吧，也不妥。真是左右为难道煞人。

朱莞芳没有说笑话，也没有故伎复操，她忽然这样发问道：

“小白，我与你相差有十六岁吧，老话说：‘十六做娘，天下通行’，我有资格做你的娘吗？”

他诺诺：

“有……有……”

“那好，娘的胸脯有什么值得你忌讳和羞怕的呢？”

他的脸“刷”地镀成绯红，这是因为让朱莞芳点中了要害。他把脑袋一个劲儿地往胸前垒去，连气也不敢透。

朱莞芳也彤红了脸，她深呼吸了一口空气，镇住神，轻轻地往下说：

“孩子都是吃母亲的奶长大的，不应该也不可能产生那种奇怪的念头。你说是吗？我一直注意到你每演到这一段戏的时候就心神不宁，感情或多或少游离到戏外，这哪能行呢？这对于一个演员说来是最犯忌的呀。”

他的脖子和胸脯几乎夹成一个锐角了，他羞惭得无地自容，他在努力把母亲的形象同朱莞芳的形象揉和到一起，并不费力，好似本来就有着有机的联系，他恍地觉得母亲就是朱莞芳，而朱莞芳分明就是母亲。完成了这样的形象合一，他的脖子如插了根强力弹簧，一下弹得笔直。

朱莞芳有力地点了点头，说：

“行了，戏排练好了，明几个台上见。”

罗小白这一下确让净化了，果然在嗣后的每场演出中都表演得情真意切，丝丝入扣。但不等于没有走火入魔的瞬间，仍受惑于朱莞芳丰满壮实的胸脯。不过他有了解脱之法，一旦被那物勾诱得神思迷乱，他只要在内心里一遍又一遍轻声而深情地呼唤“妈妈，我的好妈妈，你是我的好妈妈”，那迷乱的神思会即时凝聚而澄清。

戏演得顺利，心境也廓清了。不再去想别人如何评价，本来就光明磊落、心地纯正，怕甚？而且事实上也不见有什么人对他有异样的反应。他便悟得原先的疑惧真是好没端由，而且显得十分可笑。

然而，一片阳光明媚里岂会没有阴影？他感觉到有一双眼、一双阴鸷的眼在注意着他，甚是可怖，就近在咫尺。这是无意中发现的。那天演这段戏时他从朱莞芳怀里脱出来，按剧情规定，须凝视“母亲”的脸容。他在凝视时瞳仁儿小

小地转动了一下，于是移到了边上，正巧与同台配戏的“父亲”尤锦庭的目光交接。他立时感到有一缕冷气传遍全身。这并非他的错觉，早先他也在此时此刻偷窥过他的脸色，从未有过如此阴冷；而且，剧情规定，此时“父亲”的感情应是百分之百暖色调的。他无法理解这样的变异，惊惶而纳闷，隔日又偷窥了一下，仍是那么阴冷，钻透入人的骨髓。他于是心情变得非常抑郁，勾想起近期来种种迹象，那尤锦庭确对他怀有一种仇视的心理，譬如练功场上，当他在压腿时，尤锦庭会悠悠地踱过来，摆出教头的派头，说一声：“小鬼，我给你扳腿。”他便听从。却不料他扳得好凶狠啊，直欲把他的脚尖扳得勾上额头，韧带必是拉到了最大限度。他咬紧牙关忍受着，汗水沁湿了背心。这时尤锦庭透一丝冷笑观望着他的表情，还问：“吃得消么？”他不敢怠慢，急忙点头：“吃得消，吃得消。”又如他在化妆时，尤锦庭会忽然把他的脸钻进他的妆镜，两眼直勾勾地盯住他，以命令的口吻道：“不要化得过分鲜艳，明白吗？你是失足青年，开场戏就是从监牢里获释回来。”这点基本知识他是明白的，而且实践了无数回，可他偏要在大庭广众提醒他，这使他很为难堪，却又不肯顶嘴，只能低声下气地回答：“知道了，知道了。”更不堪忍受的是他在侧幕边候场时，这个尤锦庭也候场，他会突然冲着他轻声而短促有力地喝一声：“小鬼，留神着，别脱场！”可恶啊，他明明静心候场着，经他这么一声吆喝，旁人会以为他正心猿意马开小差呢。但又不能辩驳，一则尤锦庭是剧团里的名演员，二则他这么吆喝表象上完全出自对工作的负责，于是他只能忍气吞

声。本来，这一连串的迹象还不足以引起他警觉，经那双阴鸷的眼一照射，他便惶怵不得安宁矣。

他反复求索个中缘由，只能归聚到一点，那就是他投向朱莞芳的怀抱时过分亲热，也就是他把头脸完全埋进了她丰满的胸脯。不过这实在不好理解，他这是浸沉在戏中呀，完全符合戏的规定情景，再者，这与尤锦庭有什么相干？你尤锦庭又不是朱莞芳的丈夫，即便是，也是不便干预的呀。

果真被他猜准了，嗣后他注意作了些调整，也就是在投向朱莞芳怀抱时稍稍收敛了些，再偷窥尤锦庭的神色，果然由“阴转多云”了。于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对他似乎也客气了些许。他祈愿这样的局面能维持下去。

难！尤锦庭那儿熨贴了，朱莞芳对他不满意了，那一日练功压腿时朱莞芳捱到了他身边，与他并排着压腿，如同槽的两匹驹子。她盯住他问道：

“小白，听到了哪些闲言碎语？怎地又把戏演得少了激情？”

他假装糊涂：

“不……不是同从前一样吗？”

“不，你其实没有扑进我的怀里。”朱莞芳一语中的，丰满的胸脯有意挺了挺。

他慌忙把视线逃开，嗫嚅道：

“我……我没有这……这感觉。”

“别赖，我发现你是有意的。”

他只得低头默认了。她便紧追不舍究其缘由，他不敢照实说了，吱唔着说是观众有反应，朱莞芳笑着问道：